

大家小品

关于书号

——一本书出版的感触之一

高继恒

最近自费出一本书，从联系出版社到成书，历时三个月。其间经历几道关口，劳心伤神，苦辣酸甜，感慨良多。此时方知，写书不易，出书更难。这里一诉衷肠，以告同人。

先说书号。过去不出书，对书号想得挺简单。只见许多年来，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文人们，对出书趋之若鹜，而为了少花钱，大都用的是所谓内部书号。八年前，朋友见我写作几十年没出一

本书，慷慨相助，帮我出了一本诗集。由于没花一分钱，又不是他亲自操作，加上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书印制的极粗鄙、简陋，无法示人。而且上面也看不出有什么书号，大概属于“黑书”一类。饥不择食，贫不择衣，敷衍聊胜。从那时就下定决心，再出书一定用正式书号，名副其实的，可以拿到书店去卖。

联系了三家出版社。第一家的编辑称：适逢今年书号升位，价格大增，而且很紧张。具体情况不知，需向领导请示。我打了几次电话，对方都如此这般，只好作罢。

第二家联系的是位编辑室主任，女性，人很热情、实在，一再表示愿意帮我出书。但她请示领导后，只同意用内部书号，这与我意相左。书稿在那里放了一周，她说读了几篇很感兴趣，愿意继续

旋，但十分犯难。

没想到，第三家轻松联系成功。不过这家出版社受行业的局限，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只要是正规书号，其他在所不惜。

其实这个把我们弄得神魂颠倒的正式书号，就是在版权页上打出个“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即 CIP 数据。啊，CIP，梦中的 CIP，珍贵的 CIP，伟大的 CIP！当出版社的电脑上，出现国家新闻出版署批下来的 CIP 数据时，我这个自甘淡泊之人，也不能不为之动情！

第一关拿下，了却一桩心事。但思考起来，觉得现在书号管理太乱。既然 CIP 为正宗，为什么又设立个内部书号？内部书号印到书上则变成“标准书号”，那么 CIP 不标准吗？

重要的是 CIP 究竟是该怎样分配？难道仅仅属于那几个大名人和所谓的畅销书？有人求之不得，有人不求自来。人微言轻，名高文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

文章，天下公器也。对书稿的处理，不以质量为首要义，而以人定取舍，以利益判生死，将要埋没多少好书！

为 CIP 正名：CIP 只认书稿，不认人。它姓真、好、美，不姓尊、贵、名。

门(外一首)

树才

打了好几次，最后打开了，门里是一片乱码

门里没有人，只有乱码，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铁打的门，我用手打，嘭嘭没人回答

广告是一扇暗门 广告词的写作模仿做诗

写作总没有活着更难变化更难

变化，变化，门两扇变成一扇招小偷

一扇，又一扇 关拢，或打开都是门

小金鱼

“小金鱼还活着吗？” “活得好看呢！”

三条小金鱼，一块钱买的。妻子说她喜欢

它们被放在一只佛肚形的玻璃鱼缸里

每天换一次水 丢三粒鱼食进去

“叭嗒，叭嗒……” 三条小金鱼张大嘴

吃水，像你我用鼻孔，呼吸

“小金鱼还活着吗？” 我总担心它们会死

我想起买金鱼那天 那位女商贩说的话：

“买一块钱三条的吧！这样死了也不心疼……”

小金鱼活得挺自在 它们甩动着大尾巴

游来游去，浮上浮下 小金鱼啊小金鱼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



万水千山只等闲(篆刻) 大树

新书架

《做最好的母亲》

孙永强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注定了别人成功的育儿经验之不可复制，因此，面对林林总总的智慧总结与成功经验，我们需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但当我翻阅这本书时，却一下子被吸引了。

们放下做完美母亲的执念，因为世上没有一个母亲是完美的。一路走来，一路学习，一路犯错，一路进步，母亲之旅注定如此，我们只要尽力去做最好的自己就够了。

由于作者是位母亲，也为全球许多母亲做过咨询，提供过帮助，因此她是如此了解母亲，理解母亲的责任、恐惧、无助、疲惫，甚至倦怠，她深切地理解这所有的一切，并帮助你卸下不能承受之重，使你举重若轻，继续你的母亲之旅。

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记得照顾自己，不但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孩子着想”，这是作者叮咛的核心。她让我



翠竹朝阳(国画)

萧晖荣

随笔

三次落榜的雕塑家罗丹

鲁先圣

罗丹是法国著名雕塑家。他善于用丰富多样的绘画性手法塑造出神态生动富有力量艺术形象。生平作了许多速写，别具风格，并有《艺术论》传世。他的创作对欧洲近代雕塑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罗丹在欧洲雕塑史上的地位，正如诗人但丁在欧洲上的地位。罗丹和他的两个学生马约尔和布德尔，被誉为欧洲雕刻“三大支柱”。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天才，在青年时代，却连续三次被巴黎艺术专科学校拒之门外，并结论说“此生毫无才能！”

他生于一个贫穷的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名警务信使，母亲是穷苦的平民妇女。罗丹从小喜爱美术，其他功课却很糟糕。在姐姐玛丽的支持下，失望的父亲不得不同意把他送进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入的巴黎美术工艺学校。

罗丹进的美术工艺学校，学生在这里学习装帧艺术和制图。在这里他遇到了终生敬仰的启蒙老师勒考克。勒考克是一个普通的美术教员，但他一开始就鼓励罗丹忠实于真正的艺术感觉，而不要按照学院派的教条去循规蹈矩。也许

正是这种教导影响了罗丹的一生。在此期间，他常去卢浮宫临摹大师的名画。由于买不起油画颜料，罗丹转到了雕塑班，并从此爱上了雕塑。勒考克又介绍他到当时法国著名的动物雕塑家巴耶那里去学习，使他受到良好的基础训练。在度过三年艰苦而勤奋的学习时间后，罗丹踌躇满志，准备投考巴黎美术学院。勒考克把罗丹介绍给当时著名的雕塑家曼德隆，让他作为推荐人在罗丹的入学申请书上签字，但这也没用，罗丹落选了。第二年依然落选。第三年，一个老迈的主持人在罗丹的名字旁边干脆写上：“此生毫无才能，继续报考，纯系浪费。”就这样，

未来的欧洲雕刻巨匠，竟被巴黎美术学院永远拒之门外。他们认为像这样不能按照正统的学院派技法创作的人是不会成才的。

但他的恩师不以为然，他鼓励罗丹说：“你认为米开朗基罗需要进美术专科学校吗？”

罗丹重新回到勒考克身边，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开始了边工作边自学的奋斗生涯。庸不起模特儿，他就请一个塌鼻的乞丐毕比给他当模特儿。乞丐的丑陋使罗丹看到了在其被磨损的脸上，有着人类所共有的愁苦和凄凉，同时他也想到了那位终生辛苦劳作而孤独的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在罗丹的眼中生活的美丑和艺术的美丑有了不同意义。他创作时注意在作品表面的表现，将其所要展现的思想内涵融入作品中去，使雕

塑艺术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这一艺术思想正是大师米开朗基罗在晚年苦苦追求，而经过三百多年后第一次在罗丹的《塌鼻男人》得以成熟展现，并贯穿其一生，成为艺术的灵魂和魅力的源泉。

罗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雕塑大师，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的学生或者助手，哪怕是仅仅有过交往，都在艺术上深受罗丹的影响。但罗丹作为先生从不在艺术观点上束缚学生们，因此他的学生都能成熟为自己的独特风格而脱颖而出。

罗丹一生没有经过正统的美术和雕塑教育，他的创作始终与学院派格格不入，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天赋，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追求着自己的艺术感觉，终于登上米开朗基罗之后的又一高峰。



诗(油画)

陆天宁

郑邑旧事

郭守敬和登封

李景会

郭守敬是元朝的天文学家，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他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来到登封的告成镇。在历史的沧桑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周公姬旦、南宮说、姚玄、一行等都把这里视为大地的中心，并在这里认真测量日影、验证季节时令的变化。经过细致的考察，郭守敬决定在这里建一座中心观测台。因为在此之前，郭守敬和王圭等人曾经在朝鲜半岛、河西走廊、西伯利亚、南中国海等地考察，建立了27个天文台和观测站，以利于掌握四季时令气候的变化，指导农业生产。在勘测了登封告成镇的地理条件之后，他决定把中心观测台建在这里。于是，郭守敬亲自设计建台方案，率领众人在原“周公测景台”旁边建起了“观星台”，也就是现在的登封观星台。它是砖石结构的建筑，由覆斗状的台体和石圭组成，计算和测量数据的地方在台上，测量水平的仪器就是石圭，又叫“量天尺”，它从台的北端向外延伸31.2米，上面刻有水流渠。当太阳照在观星台上时，日影在石圭上就会出现长短不一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就能把春分、秋分、冬

文苑摘英

夏的别称

李济通

我国古代，将夏历的四月、五月、六月称作夏，即一年四季中的第二季。夏季是一年中最热、天气最热的季节，但也是万物生长的旺季。因此，人们对夏亦爱亦憎。人们对夏褒贬兼有，各执一词。仅从古人对夏的称谓上，即可窥其一斑。

三夏(古乐府《子夜四时歌·夏歌》：“情知三夏热，今日偏独甚。”)；九夏，因夏季三个月，计九十而得名(晋陶渊明《荣木》诗序：“日月推迁，已复九夏”)；炎天(南朝宋文学家颜延之《夏夜呈从兄敬骥车长沙》诗：“炎天方埃郁，

暑宴阁尘粉”)；朱夏(宋孔平仲《官松》诗：“中有清风发，能令朱夏寒”)；昊天(《尔雅·释天》：“夏为昊天”)。

另外，夏又有清夏、炎节、炎序、朱明、长夏之称。只是过于生僻，世人很少使用。对于夏季的三个月份，因地域和习俗关系，叫法也有所不同。四月为孟夏。在南方因梅子成熟，而称梅月。在北方，因国槐开花，又称槐月。其他尚有早夏、初夏、新夏等不同名称。五月为仲夏。在阴雨连绵的江南，又称雨月；中原地区因石榴开花，则叫榴月。又因北方的麦子此时逐渐成熟，而称麦秋。另有蒲月、艾月等名称。六月为季夏，又称长夏。六月也称晚夏、伏月、暑月。在湖泽密布的江浙一带，因此时莲花盛开，而又叫荷月、莲月。夏的称谓虽多，不少都是一时一地之名，而真正经常使用的，也就炎夏、三夏、九夏、朱夏三四个而已。

胤初回到舱内，奏道：“皇阿玛，儿臣有要事奏闻，请皇阿玛屏退左右。” 臣工们都出去了，胤初道：“皇阿玛，陈廷敬飞马来密奏。” 胤初支吾不敢言，皇上说：“朕让你看的，怕什么？” 胤初便打开密奏，假模假样看了一遍，然后说：“回皇阿玛，陈廷敬密报，暂未发现地方借端勒索之事，但浙江总督阿山兴师动众，大搞迎驾工程。江浙两省道路重新修过，道路两旁预备了黄沙；河道本已畅行无阻，却命民工再行挖深；还在杭州建造行宫。” 皇上怒道：“这个阿山，胆子也太大了。谁叫他建行宫的？” 胤初道：“皇阿玛，儿臣以为，应传令阿山速速将行宫停建。” 皇上并不答话，倒是教训起胤初来，说：“朕知道你同阿山过从甚密。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朕自会处置。” 夜里，皇上独自呆了好久，写了道密旨，嘱咐天亮之后着人飞送阿山。

索额图在舱外密嘱胤初：“太子，您得给阿山写信，嘱咐他接驾之事不得怠慢。皇上说是这么说，真让他老人家不舒坦了，仍是要怪罪的！” 胤初听了，只道有理，回头写了密信，差人专程送往杭州。

42 余杭县后街，百姓们夹道而跪，学着迎驾，齐声高呼万岁。还有个百姓做出端酒的样子，喊道：“皇上，这是我们自家酿的米酒，尝一口吧！” 一个衙役跑了过来，说知县大人让张乡甫去二堂说话。张乡甫到了二堂，李启龙站起来，笑呵呵地说：“乡甫，皇上功高五岳，德被四海，为当今圣人。你是读书人，应该写诗颂扬圣德才是啊！” 张乡甫说：“这种阿谀皇上的诗，我写不出来！知县大人也是读书人，您不妨自己写嘛！” 李启龙吼了起来说：“老爷我把话说到这里，这颂扬圣德的诗，你写得写，不写也得写。到时候皇上来了，我会把你推到皇上面前进诗，看你如何交待。没诗可交，小心你的脑袋！”

43 陈廷敬左右打听，找到了张乡甫的家。刘景上前敲门，一老者探出头

44 原来，衙门里又说为着接驾，凡家里藏有珍宝的，不管古字画、稀奇山石、珍珠翡翠，都要献一件进呈皇上。张乡甫家有幅米芾的《春山瑞松图》，也叫余杭县衙拿走了。 陈廷敬听张乡甫道了详细，便说：“乡甫先生不必难过，皇上不会要您的宝贝，最多把玩几日，原样还您。” 张乡甫哪里肯信，只是摇头。

今日刘相年也被诚亲王的人悄悄儿找去了，也是没说几句要紧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夜里，刘相年正苦思冥想那诚亲王到底深意何在，有位操北方口音的人进了知府衙门。 那人见了刘相年，并不说自己是



王跃文 著 大清相国

张乡甫哪里肯信，只是摇头。

44 原来，衙门里又说为着接驾，凡家里藏有珍宝的，不管古字画、稀奇山石、珍珠翡翠，都要献一件进呈皇上。张乡甫家有幅米芾的《春山瑞松图》，也叫余杭县衙拿走了。 陈廷敬听张乡甫道了详细，便说：“乡甫先生不必难过，皇上不会要您的宝贝，最多把玩几日，原样还您。” 张乡甫哪里肯信，只是摇头。

今日刘相年也被诚亲王的人悄悄儿找去了，也是没说几句要紧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夜里，刘相年正苦思冥想那诚亲王到底深意何在，有位操北方口音的人进了知府衙门。 那人见了刘相年，并不说自己是

刘相年一笑，说：“阿山整人倒是雷厉风行啊！”

连载

32 彩凤走进襄阳马背巷的金匾银楼是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 晚霞将襄阳古渡口码头染上了一抹曙红。 最后的一班客船到了，码头上又是一阵喧闹。贾哲义老爷从樊城过渡回襄阳。下船后，贾老爷顺着古渡口的九十八级台阶步步向上移动。

这时身后突然追上来一瘦弱的小女子，迎面跪倒在贾老爷的面前，一把抱住了他的双腿。正在一门心思想着生意的贾老爷被这突发事件吓吓了一跳。

小女子哭叫：“老爷，救救我！” 一壮实的中年男子追了上来，一把揪住小女子的头，伸手就是两耳光：“我让你跑，我让你跑！” 汉皋怒喝道：“休得无理！”

中年男子根本没有把这面生意人放在眼里：“家女不听话，我管教管教她，又有何妨？” 小女子猛然挣脱中年汉子的手再次跪倒在贾老爷面前：“不，不，他要把我卖到汉口花楼街去，老爷救救我！”

“汉口花楼街？”贾老爷一惊。汉口花楼街是汉江上下最有名的烟花巷。 中年男子见贾老爷盯着小女子，即刻换了一张淫笑的脸：“大人财大气粗，也不在乎多纳一房，你若看上小女子，就请掏银两，钱货两讫，我走人。”

贾老爷气得瑟瑟发抖。 汉皋双手一挥，严厉地说道：“你少放屁，我们老爷从不纳妾。” 贾老爷有些不耐烦，盯了汉皋一眼，猛地提高音量：“给他钱！”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汉皋向人贩子交清银两后，着意打量了小女子一番。这是个山里的女娃子，瘦脸，小嘴小鼻子，相貌不太出众，长得还俊俏。

小女子虎口脱险，欣喜之余，电话也多了几分，她告诉汉皋：“俺叫彩凤，刚满十三岁。俺娘生俺时，说是看见一只彩凤从眼前飞过，就给俺取名彩凤。”

汉皋听了，算是答话。 彩凤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俊俏男子的笑脸，那张笑脸眼巴巴地盯着彩凤，令人毛骨悚然地叫喊着：“花花巾，花花巾。”

汉皋告诉彩凤：“这是二少爷，

叫银根。” 33 卓氏见汉皋带来一个丫头，先是一愣，接下来眸子似的眼睛盯得彩凤浑身上下不自在。 卓氏问汉皋：“是老爷让你买进楼里来的？楼里的银子流成河啦？你知道老太太是怎么死的么？”

彩凤一下跪在卓氏面前：“谢太太救命之恩，我是给您当牛做马来。” “哟，这丫头嘴甜着呢。”卓氏斜斜的嘴角里飞出了几片瓜子皮，眼睛盯着彩凤，她发现这丫头眼里，有着一一种令人不放心的东西。

卓氏找到彩凤，让他把这刚进门的丫头或卖了或退回去。她说：“我用不着丫头，我还没老呢。” 贾老爷意味深长地一笑：“我这是买来眼着银根的。”

银根来了丫头彩凤，让二少爷很高兴。二少爷每次见到彩凤，脸上总是闪烁着兴奋与激动。他时常拽住彩凤发问：“你是谁？” 彩凤说：“我是彩凤。”

二少爷见彩凤笑了，便放肆地大声叫了起来：“嘻嘻，花花巾，花花巾！”

二少爷很高兴地接纳了彩凤。彩凤给二少爷洗脚，洗脸，铺床，换衣服，还把二少爷的腿抱在自己怀里，给他穿鞋袜。二少爷往往抱着彩凤的头，玩她的辫子。彩凤在给二少爷擦洗了几次身子后，

二少爷便离不开彩凤了。二少爷喜欢彩凤那根根白白嫩嫩生葱般的手指，细长而柔和。

这天傍晚，彩凤同往常一样走进二少爷的屋子整理房间。二少爷瞪了她一眼，猛扑上来，一把抱住了彩凤的头，她狠狠地往裤裆里栽倒。彩凤挣脱二少爷，披头散发地跑出门去，二少爷紧追不放，嘴里发出惨烈的嗥叫声。

彩凤在院内跑了两圈后，依然甩脱不了二少爷，便慌不择路地冲出了银楼。二少爷紧追不舍，也跑出了银楼，大喊着：“花花巾，花花巾！”

二少爷撒野，贾老爷就让下人将他锁在屋子里。二少爷的饭食只能从窗户里递进去。彩凤不敢进他的屋子，卓氏对彩凤说：“二少爷不能离开女人身呢，你要让他多闻闻女人气。”

彩凤这时才明白，以后在银楼里的日子，苦着呢。